東塘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東塘集卷十　　宋　袁說友　撰

皇帝登位賀表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仁孝得於天資歷數攸歸神器

仰承太上皇之命尊壽文之詔音嗣守丕圖撫臨萬

秉撫開悅神人協和膺道明時至榮極幸猥瑣不

才昧綴從列向者充員京邑屢拜清光夙荷聖神特達

之知媿無職守纎毫之報茲幸身逢華旦顧瀝愚衷亟
欲仰贊宏模少裨聖德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其於踐
阼之初必思有以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人心既得衆望
已孚則天順人助四夷來王極治極功所不難致陛下
嗣位惟新中外愛戴正是收結人心慰滿衆望之日臣
不暇縷舉繁目顧以當今可行足以收人心而慰衆望
者有六事焉其一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倏
已浹月陛下追慕皇祖日赴臨殿號慟備至臣民歎嗟

惟是三年之服天下通喪自漢以來喪禮從薄遂有以日易月之制蓋數千百年為天子者未有斷然而能復古也唯我壽皇聖帝頃罹高宗之喪斷自宸衷躬行三年之服孝誠之至萬古無踰今陛下繼統嗣位適當以日易月禫除之初此正陛下盡孝竭誠之日夫壽皇之於高宗蓋子為父服是以為三年之喪今陛下之於壽皇則孫為祖服亦當行周朞之制臣願陛下體壽皇執喪三年禮做古人喪禮近厚之說亟下詔旨躬行周期

之服令有司討論喪制凡御朝退朝輦過宮之服並令斟酌裁定陛下一一躬行之此令一下中外臣子既以仰歎陛下念祖孝誠之切復以深感陛下居喪盡禮之孝抑以欽服陛下聰明仁孝之實以收人心以慰衆望莫切於此且令之敵人猶能慕我壽皇之孝而能於繼祖踐位之日躬行三年之喪彼且能爾令周期之服陛下必能以身行之倘聖意以為無難即乞速降指揮不勝臣子厚幸其二曰昨日恭聞已降指揮宣押宰臣留

舊職豈特以收結士心亦於贊襄治道大非小補其三
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密贊治道裨益聖聰頃歲
高宗皇帝更化之日首下詔書大開風憲之道今陛下
繼天作主舉行新政要當廣開言路崇用臺諫臣願陛
下斷自宸衷亟發詔旨申飭臺諫令各盡乃職知無不
言凡有章奏陛下即日施行則言路既廣聖德彰聞治
效日隆下無壅閉初政之要無以越此其四曰向者壽
皇聖帝初罹高宗之喪教坊樂人及一應俳優伶官等

並行罷逐今陛下嗣服之日適居喪制臣願陛下即降
指揮應樂人及俳優伶官等並權令逐退候終喪日續
聽指揮亦以見陛下聖德之至也其五曰自古人主規
圖極治增益聖聽未甞不求言納諫以廣聽聞漢董仲
舒謂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此蓋帝王之
要務也今陛下嗣服之始尤當廣求直言崇任忠鯁政
事之當否民情之休戚儻非聽言受諫陛下無由自知國
朝祖宗即位之日即相繼下詔以求直言列聖遵承以

為家法然而求言貴於能聽聽言貴於能行令朝政闕
失民間疾苦未易縷陳臣願陛下亟發詔旨先令在朝
監察御史以上及館職學官限五日內各上封章極言
時政闕失使之盡言無隱陛下儻未能盡經乙覽即乞
以臣下章奏付後省都司官掇其必可施行者類申朝
廷將上取旨一一施行其間有關繫陛下躬行者亦令
大臣別項敷奏陛下恪意力行如此則五帝三王將並
駕而齊驅矣其六曰今歲適當大禮之年今大行在殯

遂降九月明堂指揮陛下即履寳位與太上皇帝事體
不同參之禮經嚴父莫大於配天蓋謂尊父以配天也
陛下若行明堂則於尊父之禮實有所礙陛下臨御之
初正欲修明號令聳動觀聽臣願陛下以明堂尊父之
禮既有所礙亟與大臣商議仍舊講行郊祀之禮如冬
至之前未得發引即照乾道元年郊祀之例別降德音
其肆赦支犒恩數等亦照隆興二年十一月冬至日指
揮施行庶幾陛下御極之始即見上帝於昭格天地歆

福庶民實為初政之助臣備數從班職在獻納既未得
即侍天威面控愚慮而於六事實不可緩用敢亟具奏
劄上瀆聖聰惟陛下諒其忠悃而早行之至於躬節儉
之德以先天下惜内帑之財以養國力兩宫定省之日
風雨不渝奉安之禮極其優厚倚信大臣視為心腹收
名人物必先忠良早朝晏罷日以勤政為務臣下章奏
可否隨即施行内侍之任以忠直老誠為先見在宫殯
稍加斟酌裁減隨龍恩數必合舊制而後行左右請求

必惟成法而後與戒飭諸屯主帥務令修舉軍政申嚴沿邊守臣專以固圉為職凡此數端望陛下曲留聖衷節次施行則堯舜三代之治日月可冀矣臣不勝激切控瀝之至臣昧死

過宮後再入奏狀

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勝其說矣至漢董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君德實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而治

世亦然人君苟能因災而修省觀變而克懼事合其宜
政得其理則天心昭格帝祚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
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造商宣王側身修行而興
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陛下
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慈聖哲有君天下之大
德俯視漢唐誠有餘矣然而受列聖積累之祚承光堯
中興之業膺壽皇付托之命憂深慮遠莫切於此固有
以奉天心答天貺也迺者熒惑失次太白晝見金星掩

心大星行都地震亦廣甚者太陽中天而黑子磨盪黑祲亘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逮於望日陛下肅駕乘輿展禮慈極都邑之內耋老稚幼瞻望翠華無不鼓舞變憂懼為和氣易譁謗為歡聲曾不信宿而瑞雪時至又不兩日而太陽復明以至羣陰消伏星軌浸順夫以前日如彼而今日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關於陛下一舉動之頃耶何其響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

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答天地之造

惟聖慈留神苟臣言不忤於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

干犯旒扆隕越不勝取進止

又奏乞過宮狀

臣近以事勢迫切當貢封章乞早過宮以弭外變雖小

臣狂僭宜在譴呵然父子之道本由天性仰惟陛下天

資誠孝聖度高明當此憂危之時豈無感動之念庶幾

俯鑒愚慮或可少回萬分而側聽旬日警蹕未鳴人言

嗷嗷日以滋甚事勢岌岌不勝憂虞臣才非中人位叨
從列悉由親擢大恩未報目擊人情之已迫誠恐禍變
之易來豈當固位謀身不以盡告君父自古人主所恃
以長久者惟在於結人心人主君臨天下雖貴為無敵
富為無倫然得人心則安失人心則危安危之間不在
富貴在於人心之得失耳故人主自稱曰孤自稱曰寡
人曰孤曰寡蓋言富貴之不足恃而此身之常可憂也
是以得人心者則天助順人助信致宗社靈長富貴長

久失人心者則土崩瓦解日消月亡使社稷為墟身危國滅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今夫人心秉彝之同然無如父子之至愛雖在襁褓之內皆知父子之親閭閻小人街談巷議或以不孝而指目皆欲以死而力爭其間悖逆之果萌則必衆人之共棄蓋其義最易見而其道最易知其事為大逆而其名甚不美何況君上師表萬民其他闕失尚可自文或蹈此名豈復可立倘不念人心之同欲或有乖父子之大倫雖使無知之童皆有不平

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誼也陛下能以子道事壽皇天下必以臣道事陛下令衆而羣臣次而多士次而六軍又次而百姓家有家喙市有市閧莫不怨嗟流涕疾視不平皆有為壽皇太息之意無復察陛下過愆之跡大義所迫人心瓦解所不可知所謂外敵之窺伺盜賊之嘯聚者不與焉陛下果何所利而聖意乃安然不移哉臣願陛下念人心之向背維持之實難深鑒將來之憂以為亟圖之計翻然知悔即日過宮

則人心帖然而定聖德愈久愈新既兩宮之交歡無一
事之可慮矣豈不樂哉豈不樂哉今天下謂陛下非不
知父子之至愛骨肉之至情朝夕親闈歡娛膝下而陛
下每依違而不決畏縮而不敢者謂有所疑而不行也
報政大臣朝夕奏對冀陛下天理之復明釋去往咎以
新是圖陛下每齟齬而難言迫急而後應者皆有所疑
而不自決也不審陛下疑於壽皇者果何事歟而陛下
知壽皇之有他意者果得於誰歟恭惟壽皇聖帝所以

愛陛下者可謂至矣姑言其實有二説焉陛下亦嘗躍然默動於心乎亦嘗油然自覺於中乎臣請為陛下言之陛下之在王邸也魏王兄也猶無恙也壽皇聖帝斷以獨見不惑羣議驟越魏王而正陛下於儲宮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陛下之在儲宮也春秋漸高多聞義理

高宗皇帝仙御上賓壽皇雖在衰絰之中而即授神器曽不肯少遲緩也非壽皇愛陛下而然歟夫以壽皇之愛陛下如此陛下獨何疑於壽皇哉借曰壽皇懷不足

於陛下則已事之驗不待今日始見矣況壽皇之愛子惟陛下一人非若漢唐之他母諸王也壽皇之倦勤軍國之事一不預知非若唐室之父子嫌隙也親父親子揖遜授受何疑何忌廼有二心必因左右之小人務欲誑惑於天聽故立異論蕩搖上心使父子之睽離則姦邪之得志小人情狀豈不易知料聖心無故而致疑必邪論浸淫之已甚設或壽皇聖帝義方加篤威顔過嚴陛下執禮恐違小心多畏尤宜勉竭以盡懽愉豈可因

循以圖避免非惟貽謀於後世亦將少掩於外觀今若徒懷自疑不信正論則父子之愛無乃截而為二乎宋繆公父子自言曰生母相見鄭莊公母子自誓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此皆亂世名變非常聖明之朝豈宜有此且夫怨忿曰仇角勝曰敵仇敵二字言於交遊施於鄰里容氣所使萬一有之兄兄弟弟猶以為諱孰謂父子可與仇敵相似哉舜之父瞽瞍至難言也而夔夔齋慄瞽瞍底豫陛下之蒙愛壽皇者非可與舜並言也果

何所事而為自疑疑心一生必至怨忿怨忿既深遂成仇敵壽皇何負於陛下而言笑不接定省久違幾於怨忿角勝之為乎臣願陛下觀壽皇愛子之切至體壽皇遜位之誠心釋去外疑速講定省翠華甫駕喜溢慈懷既成父子相見之懽即知彼此無可疑之實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雖屢騰於奏牘曾未契於聖聰然而職在論思有犯無隱故為陛下首陳結人心之說次述毋自疑之說以開聖懷欲乞陛下亟用初一日告朔之禮速

賜過宮天下之人見者目悅聞者心喜以銷旱變以召
和氣一反覆間轉禍爲福聖德彰大流傳無窮若陛下
視爲常事安於無虞苟免因循恬不加悟則不美之名
愈播不平之心愈激禍變之來雖欲悔之將何及矣臣
忠於愛君迫於憂國不避誅斥盡瀝所陳惟陛下勿以
常言而忽之

獨銜入奏乞過宮視疾狀

臣仰惟陛下聰明仁哲超邁古昔臨御以來勤卹民隱

勵精庶務以開有宋無疆之業歷年將久聖德昭聞皆由天縱之聖非矯拂勉強所能為也至於事親思孝人道大倫尤為陛下所躬行而允蹈者壽皇為天子父陛下必曰吾所當敬事也重華遠於南内陛下必曰吾所當問安也事親之道要是陛下天性之生知聖德之餘事耳而近者定省闕禮過宮愆期宰從百執抗疏昌言甚而排闥引裾扣頭瀝血愛君之誠出於切至臣雖愚陋亦嘗四貢封章以冒天聽然而謦蹕未聞日復一日

人心搖動中外憂惶臣幸進玉階方寸之地不敢為危言以驚動聖聽膚寸管見惟陛下少留意焉臣位列從班出入禁闥比因羣臣奏對嘗聞聖語二三曰孝為百行之先又曰朕欲得與壽皇相見又曰終須過宮天理昭晰良心渾全陛下知所以事父蓋甚不忘也而趦趄未行欲駕復輟者聖心殆將有所疑也仰惟聖心所向非外庭小臣所可測識然事之曉然明白斷無足疑則如臣輩可以逆料臣茲有四說以釋聖懷陛下往歲固

事則今日之有疑者亦猶前日無故之疑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一也自古父子之間固有嫌且隙者矣諸子有嫡庶則毀譽不同諸母有先後則愛憎隨別或有讒言毀間而易所愛者或有他母浸潤而易所愛者不幸當此之際則父子誠有難言若夫壽皇之於陛下則異是矣壽皇聖子有三惟陛下在非有諸母諸王之隙也壽皇斷自聖意早正陛下於儲宮高宗上賓壽皇亟禪陛下於帝位揖遜授受誠與堯舜禹並行則壽皇之愛

陛下可以於此自信矣今也聖意懷疑牢不可破此必
小人邪言仰惑聖聽夫以聖度高明小人之言必有洞
見然而奸人巧計欲為亂階往往游談之間浸潤之力
陛下聞其言之時雖不覺其有意然日漸月漬夙留宸
衷先入固已多矣陛下一入其言聖意豈得無惑惟願
陛下體父子之至情察小人之邪志靜思默慮判然無
惑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二也壽皇聖體違豫今已彌月
竊聞聖恙始若泄瀉遂成虛弱灼艾累至數百丹劑不

絶供進當此長夏飲食減少後生壯歳猶費調治何況
春秋既高豈宜久抱疾疾醫官日申一一可考陛下當
此之時非與平居之時同也非惟人子之心所宜急於
視疾兼壽皇尤欲一見陛下夫當疾病之未愈思骨肉
之至親繞侍慈顔必寬慈抱慈抱寬則疾自愈於此時
也安有纖毫異意於陛下哉此臣所謂無可疑者三也
臣竊聞二十四日陛下命嘉王詣重華宮問安雖陛下
過宮少愆而皇子將命以往中外軍民以手加額皆曰

陛下過宮有期矣嘉王問安之後當有復命之奏必曰
壽皇之疾猶未安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動心矣又曰壽
皇之意欲見陛下也臣竊意陛下於此必動念矣嘉王
陛下親子非若羣臣之疎遠也陛下因嘉王傳道之語
即可信壽皇欲一見陛下之心矣此臣所謂無可疑者
四也臣竊惟自古忠良之臣所以舌弊唇腐譊譊而不
肯置者皆欲吾君無過共入堯舜三代之域今日過宮
愆期本於陛下自有所疑耳如使臣子不識事幾倡為

駁論當果有可疑之時而妄為無可疑之說以誤陛下
一行遂成後悔則臣子之罪誅戮有餘惟今日之事凡
壽皇之愛陛下陛下之事壽皇父子之情了無一事一
物見於實迹之可疑者臣子於此倘不能百口祈哀冒
死不顧以告君父其誤陛下雖萬死莫贖也茲幸自兩
三日來壽皇聖體稍就向安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
之福願陛下亟於此時不俟羣臣奏請不俟過宫日分
斷自聖意即日過宫當壽皇稍安之時而見陛下修問

臣等竊見今月十八日權刑部尚書臣京鏜奏事乞早
過宮面奉玉旨令與部中同官審實二十六日權户部
侍郎臣袁某奏事乞早過宮面奉諭旨令與部中同官
商量臣鏜某即以聖語宣諭臣黙等竊惟過宮之禮本
是陛下常行之禮止縁愆期累月事親之道全然隳廢
是以臣等冒死祈哀控告君父雖極其懇切而清蹕終
未一行今聖意所嚮猶曰審實又曰商量則是尚懷疑
豫而未決也壽皇聖帝聖體愆和逮今浹月醫官日申

歷歷可考尚何審實車駕過宮問安視疾陛下行之自
是常禮尚何商量恭聞壽皇聖體數日來疾勢進退飲
食全少後生壯年尚費調治何況春秋既高豈宜久此
抱疾蓋聞慈抱以未見陛下朝夕不樂不肯服藥事體
憂危莫此為甚陛下儻於此時即駕乘輿少修定省非
惟壽皇當疾疢之中得見陛下必大喜悅不藥自愈而
陛下闕禮之久纔得過宮亦可少息軍民之憤懣自旬
日以來居民搖動遷徙大半居城內者則移居村落居

近郊者則移居傍郡富家競藏金銀市價爲之倍長甚
而兩宫各分囊槖潛歸私室自謂亂釁只在目前此皆
亂世亡國氣象聖明之時豈宜有此陛下雖深居九重
豈不聞知竊料聖意必謂過宫少愆未足致亂然父子
之道天性也若父子道絶是謂逆天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若不知愛親是謂悖人禍亂未有不由是而作
也臣等實以令來事體止在陛下一過宫之頃外此無
可以審實可以商量之事惟望翠華一出大勢自定以

收人心以過禍萌莫此爲急儻陛下遷延猶豫尚求審
實商量之說則臣等實未知死所也迫於愛君再三干
犯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同衆從官乞過宮上壽狀

臣等伏見會慶節在即十二日禮合進香都人顒望翠
華忽又得旨免過宮無不失望既而十三日内教十六
日十七日孟饗皆聖躬親臨中外益望陛下必躬上玉
巵之壽伏計聖心素篤仁孝知此禮至重至大決意必

際父子歡洽陛下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望之意且臣等料度聖意所以久不過宮者或謂陛下有所疑有所畏父慈子孝本於天性壽皇既以神器親授聖子方且頤神沖澹凡軍國之事悉不與聞五年之間初無纖芥斷無可疑斷無可畏第恐由左右小人妄生離間撰造言語惑亂聖聽全在陛下深思洞察斷然無疑臣等竊見今年夏秋之間太白晝見至於經天九月七日金星掩心大星而又黑祲亘天萬目駭觀熒惑見入太微垣

不安者也陛下乘輿一駕如反掌之易則天地之變異必銷人心之憂疑立解陛下何憚而不為若聖意固執又復遲疑則天地之變決非虚設人心揺動必至叵測又非去歲之比矣臣等蒙陛下擢置從列感恩至深目擊事勢可畏如此不忍上負聖知是敢罄竭血誠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斷然一出不勝宗社之福如臣等所言更不能感悟聖心則臣皆為失職實難苟安不免引去以俟罪譴激切之衷傾盡於此伏乞睿照

獨銜自入奏乞過宮狀

臣輒瀝危衷干犯天聽臣淺才末學本無他長自淳熙十五年陛下一見臣於議事堂遽蒙特達之知賜以簡記迄今六載號名晉擢盡出親除令叨特恩濫綴從列天地父母之恩至隆至厚臣竊自惟念臣子報君無路可見惟有盡忠竭誠仰裨聖德或可少露萬一然時平無事臣下不過奉職惟謹而已儻人情事變一有叵測不能剖瀝肝膽罄竭忠誠以效古人正救之義是有負

萬死不足敢望陛下鑒臣之忠非敢張皇事勢非敢一
語有欺掠譽取名非敢飾辭矯激即賜降旨施行臣區
區大願臣雖已同趙彥逾等以論思無補具劄奏聞外
然父子之道天性也理之順與逆事之利與害陛下天
資仁孝固自洞察豈待臣言臣自念既不忍上負陛下
親擢之恩又不忍目擊人情憂惶之變復不忍躬蹈欺
君容身之罪是用忘其誅斥再此懇控幸陛下諒其愚
衷而赦之臣百拜無任死罪

同衆從官待罪狀

臣等二十二日嘗具奏劄以論思無補居家待罪乞賜罷黜方此震懼俟命伏准省劄備奉聖旨並令日下依舊供職聖恩深厚感極涕零臣等誤蒙陛下拔擢置在從列豈止為臣等爵祿之計正欲其因事獻忠有所裨益臣等亦豈忍自謀其身輕為去就實緣累乞過宫未見施行中懷疑懼臣等不勝愛國憂君之心所以冒犯天聽今來翠華未出臣等若便強顔就職姑為前説巽

以塞外議臣等之罪愈大矣是敢再此控瀝依舊居家待罪伏望聖慈察臣等惓惓愚衷思宗社安危大計不俟過宮日分即降指揮斷然一出風雨不渝臣等既畢扈從退即供職不勝大願疊冒隆威無任戰灼激切俟命之至

獨銜再入奏乞過宮狀

臣一介孤遠誤蒙聖恩連歲拔擢叨塵從列竊惟臣子報君惟有盡忠竭節雖使鼎鑊在前猶當挺身自奮況

十七日聖駕必定過宫遠近翕然相傳無不以手加額若不預行降旨臨期又至變易豈特陛下失信臣下愈使中外謗讟益深而從列小臣亦無顔面可見君父兼壽皇聖帝愛子之念日動聖懷顒望陛下一來何止以日為歲今日從臣同班合奏陛下面許十七日一出壽皇必已聞知恭想喜溢慈抱指日以俟翠華若更中輟其行外謗又不止此竊恐軍民百姓紛紛籍籍交口横議別生事端以至伏闕上書鼓衆倡亂事起叵測何所

不有臣願陛下堅守十七日過宫之旨毋奪於臨時無
故之疑即於今日速降指揮風雨不渝決然一出庶幾
少掩外觀稍息羣謗消弭不測之禍慰安兩宫之心一
安一危或禍或福只在陛下頃刻可否間耳可不畏哉
可不謹哉臣適又親聆玉音以謂中有離間欲得調護
臣竊惟凡父子兄弟親戚骨肉雖富貴貧賤各有不同
必須先有可以離間之事然後小人得以肆其離間之
術壽皇之於陛下親父親子慈孝兩盡將五十年聖意

倦勤親授神器命禹之旨出於誠心頤神重華相忘天
下何所形迹而謂可疑既無纖芥之嫌必無離間之事
豈非陛下事父過謹生於憂畏畏心既重疑則乘之左
右小人窺見聖心寖生事端撰為離間因惑聖聽以壞
綱常此理曉然無可疑者臣願陛下深念父子出於天
性壽皇與子根於至誠盡釋往來之疑速講問安之禮
調護之策無出於此臣適又親聆玉音頗及唐元宗肅
宗之事臣竊惟唐二宗舊事與今日大不相同肅宗即

書者必須羣衆而來萬一先有此事已是鼓動衆情馴致姦人相繼扇亂豈是細事陛下聖明如天豈忍使朝廷事勢宫閫氣象一至於此此臣所以惶懼股慄不避三瀆痛哭復為陛下言之也為今之計極易為力在於反掌間耳何者若陛下自有所疑仍舊固執不肯一出則臣所奏紛紛之事中外鼓倡俄頃而生使朝廷誅之則其所言乃是順天之理以告人主坐之何罪以行誅戮茍以此而誅一人則禍變愈不可救矣陛下聰明神

聖豈不曉此若陛下以臣之言為信以未過宮之事為
終非所安以目下軍民諠謗之言萬一生變即日決然
過宮則臣前所奏紛紛俄頃而定了無一事可慮者此
其安與危利與害只在陛下反掌間耳臣所謂極易為
力者此也陛下何惜而不為哉變生不測豈可逆料臨
時倉卒必難撫定陛下豈可不動心也臣竊料聖意非不知
過宮為必當行之事非不知人心動揺為可憂所以猶豫
未出者必自有所危疑或以久不過宮自知非便外議紛

疑矣今臣之策以謂陛下尚懷此疑未肯即過宫欲乞
陛下先密以宸翰一緘如家人之語其間及陛下以久
不得一侍壽皇欲得即行朝禮今幸已經會慶聖節翌
日願侍慈闈之意壽皇得此宸翰必喜悦欣愉當須賜
答力求拍請然後陛下降指揮云來日過宫其重華宫
禁衛等人并隨駕禁衛等人並兩倍支給當日食錢陛
下即時命駕如此而出不惟陛下安心肆意愈無他疑
而又宛轉委曲益見聖父聖子相與周旋之盛願陛下

信臣之言即賜灑翰亟遣中使奏達慈扆過宮纔畢萬事悉定懽聲四騰無一可為陛下憂者自此兩宮欣慶父子交歡中外翕然陛下於此之時可以適聖意可以安聖躬必無横議以擾聖聽豈不樂哉豈不樂哉兼慈福冊寶之禮冬至上表元日舉冊皆須陛下親詣重華然後禮成目今若更不出則是時陛下愈以為疑忽又不過宮則冊寶之禮便當廢矣陛下前日降詔播告天下謂朕當親率羣臣恭上冊寶若此禮不成則詔書之

言失信天下何以立國此尤大非便者陛下必不肯至此極也陛下今能一出自此以後時時可以過宫至上冊寶之日則翠華之出自如頻足易耳臣荷陛下親賜拔擢事陛下如事天地如事父母竭忠瀝血以冒天聽死有餘罪惟陛下鑒其忠誠亟賜矜從而速行之宗廟社稷無任幸甚

同衆從官入奏壽皇聖帝狀

臣等仰惟陛下功成不居以舜禪禹上繼光堯垂耀萬

世臣等素蒙長育又荷拔擢竭忠主上如事壽皇所顧
兩宮孝慈永久無間使宗社靈長朝廷尊安無愧典謨
之盛而半載以來車駕每欲過宮起居每蒙聖慈眷免
然而因循日久寖闕禮文觀瞻所關馴致疑惑而皇帝
天資恭謹兢業過甚深念承付託之重懷不自安幾若
嚴憚儻非壽皇聖帝加意開接每事慰安竊恐漸成疑
阻關繫非輕今茲會慶節禮合上壽伏望睿慈勿復先
期更免過宮俾皇帝得以躬率羣臣展前殿玉巵之敬

俾並進於玉階方寸之地臣等於初七日至東華門伺候宣引間續准傳旨改用今日臣等區區之誠正以過宮一事欲得面控悃素臣等竊謂父子之道天性也以壽皇至慈陛下篤孝顧何待臣等嘵嘵冒瀆聖聰弟以近日之事觀之陛下朔望不出許以進香進香不出許以上壽上壽又復不出明降指揮二十八日必出萬姓歡呼踊躍以望翠華又復中輟重失人心莫此為甚旋聞展用月旦令又聞欲用十五日仰惟陛下臨御萬方

以信為本成王翦桐為戲周公遂封康叔以為天子無
戲言況過宫美事孝治所繫四方所仰而反汗至於再
三實恐因此朝廷命令無以行於四方伏惟陛下容納
直言雖小臣忤旨亦不加罪然言雖容而不行事欲濟
而復輟日復一日寖為常事關繫非輕令來欲望聖慈
確然不易則社稷幸甚臣等幸甚萬一聖心未決姑示
順從使臣等無辭可措至臨期不出則又失信於中外
良可惜也臣等前次居家俟罪本不敢供職既蒙許以

宣引故黽勉就列以冀望一瞻清光如又沬决臣等何
顔尚在班行非敢數忤雷霆自取誅斥誠以三軍萬姓
不知宮禁中事不知聖父聖子慈孝本自無他怨讟横
生至不忍聞恐自此不已馴致巨測非敢以引退為高
以合班為美正欲感悟聖心以消弭未然之患也冒犯
天威臣等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議

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謚號議

盡形容乎求其說於一字之徽則恐得此失彼況一二遺千百求以稱美或轉致狹小也夫惟上以紹太祖太宗創守之規中以繼列聖盈成之業終以慰高宗付托之重克世前人之績對越在天之靈功德盛大用濟登茲豈非祖有功宗有德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又能以功德世之乎某輒貢斯議敢恭擬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廟號曰世宗既以見祖功宗德垂於前而孫謀之有繼又以見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功德著於後而紹述之無

東塘集卷十四

宋 袁說友 撰

表

謝知池州表

八年就列久玷中除千里分符復叨外寄賜覲方辭於楓陛誤恩遂躐於爪時趣至治封具宣德意中謝伏念臣本無才業偶玷儒科蚤從州縣之遊猶識簡書之畏不知為政肯辭了事之癡尊其所聞獨念壯行之學頃四

科之辱薦旋一職以留行回翔學館之中代檀可刺再攝郎闈之職越俎尤慚在朝空歲月之深報國蔑絲毫之有分甘三黜寵畀一麾錫命為優方賜便朝之對玉音載奬無非華衮之褒治不素習而陛下謂其優為才弗適時而陛下稱其有用命之宣肯而驟膺付委見之位次而獲赴事功果籌易地之宜遂冒積薪之媿君恩至此臣職謂何永惟池陽實在江左雜居共處軍民必貴於調和名存實亡財貨深防於滲漏士欲礪行則教

五百里甸服莫重畿藩二千石起家誤當中詔政使自爲推擇何以獲此便安仰涵天地之恩瀕劇淵氷之懼臣其惟此衢郡實今輔邦人物盛於承平之時庶幾樂土舟車指爲走集之地見謂要衝然而州家之入僅給於旬時縣官之供有嚴於寅夕非盤根錯節以別硎刀之利則汗顔血指而羞袖手之觀若其毀日至而即墨揺疑言聞而漢守懼雖憂畏之未免亦調護之甚難臣非其人任豈堪此上恩隆厚謂其頗識德意於立王之

朝天鑒髙明諒其嘗吏治民於考功之日遂付内郡俾
圖外庸兹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斷自天照臨如日急先
庶民之安馴補九卿之缺析符重矣濫吹斯何臣苐知
身修而免官謗奉天子命所當宣化以承流畏聖人言
惟有愛民而節用少殫一得以報萬年

謝提舉浙東茶鹽表

一再命以為州咸亡善狀六百石以察郡誤拜渥恩身
慚安便之為優衆謂甄陞之特異乾坤德大毫髪命輕

遽遣就臨所部實寵其行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罷使羣
工鑑觀庶物與我共理儻田里有庶民之安惟爾之能
則金秩示列城之勸博求任使下及孤蹤臣敢不尊其
所聞期於不負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肯務空言或登攬
有澄清之風尚希則哲力殫所學仰答殊知

謝提點浙西刑獄表

假東倉之節曽下考之末書冒西憲之除忽上恩之誤
及敢矜攬轡實懼褫鞶恭承聖訓之丁寧惟有愚誠之

罄竭中謝竊以成而不變君子所以盡心茍得其情聖人矜而勿喜仰惟九重臨御之始首重四方典獄之司任德不任刑深念累朝之家法繼明而繼聖用宏一代之丕規爰於臨遣之間曲示訓詞之寵公明詳審四字以為之師枝蔓淹延一言實中其弊至於特頒詔旨明飭憲章大哉王言方申重巽之命儆于有位敢徇故常之私必也通材乃副隆指如臣者本書生之習無吏道之師內職外庸猶熟朝廷之德意寸長尺短莫酬聖主之

深恩徒懷學道愛人之言願為報國事君之地敢期一
歲而有再遷界之一道之祥刑近在三吳之畿甸未能
讀律恐弗詳司空城旦之書期於無刑或少効有司
牧夫之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仁覆下天德出寧明
於五刑之中式孚有衆使無一夫之獄必惟其人而臣
猥以戇愚濫膺差擇躬趨楓陛親拜玉音進之可用之
實才至謂有符於公論雖與人為善恍如錫命之自天
而被寵若驚但覺措躬之無地臣敢不佩昕晨之面命

奉壬午之詔條豈特辨獄訟於雀鼠之疑恪遵三尺凡以效涓埃於海嶽之積必究萬分

謝直顯謨閣知臨安府表

在都公之列久已具員尸京邑之權又叨任劇寓文謨之峻直仰宸眷之過優恩重丘山懼深淵谷中謝伏念臣本以書生之習初乏吏才之長委質聖時濫巾朝列學省瀛洲之英選郎闈樞屬之清班繼詭民庸游叨外使再紆使節三握州麾莫非政拙而心勞正以力小而任

重精神疲於繁劇毫髮無所建明誤蒙聖主特達之知旋拜朝廷號名之寵為郎銓部列屬宰司半歲周行之間五趨漢庭之對俯欣一遇莫報萬分末干曠職之誅乃冒陟明之典深惟天府實重日畿彈壓不足則姦宄無以戒懲寬猛或偏則威惠何以悅服難行者挾城社之勢無厭者縱溪壑之求一語不售則怨謗隨之百讁既盈而蹤跡殆矣藉使才望之兼足猶懷成敗之可疑詎容微臣堪此重寄雖無心而應事必出於至公然當

官而行情豈免於少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規恢極治總攬衆才念首善於京師每留神於岳牧謂臣粗知法守或庶幾公爾以忘私察臣久歷外庸或熟於愛人而節用誤當推擇俾殿浩穰臣敢不益尊所聞求稱隆指平生報國勤勞敢計於一身竭力守藩根本願先於諸夏

辭免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表

恩榮誤及震悸弗遑伏念臣起自書生初乏才望連年

奔走失故步於邯鄲半歲浩穰復具員於京邑仰惟朝廷使令之寵敢憚輦轂彈壓之勞雖鞭策之備嘗胥涓埃之莫補精神疲於任劇齒髮至於頓衰所幸憑藉國威宣明德意盜賊屏戢善良妥安偶千里之無虞而百謫之未至方需旬月之及力控籲天之私忽冒月卿俾重天府惟課功之亡有於進步以奚宜冒昧而居顛隮可卜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無名之誤寵全向暮之孤蹤貸其職業之未修姑仍舊貫念其心力之已竭或畀

祠宫庶穆公言少安愚分

辭免知鎮江府表

龍光渥洽鶖質戰兢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古聖格言昭若日月若貪榮戀祿不知自反必將上玷國恩下貽司敗伏念臣無才無智不學不武誤蒙三朝使令致位通顯鄉者叨典六部三歷帥藩萬里東西勇於承命政以年未六十驅馳奔走惟恐不逮今臣年將七十筋力頓衰位已極而身災福已盈而禍及粤自春初一病

逮令飲食減少形體憔悴衆所共見已蒙聖慈諒其無
庸憐其有疾俾歸田里控辭新渥未拜俞音更冒藩宣
之除益重顛隮之懼竊惟京口重鎮為國屏翰軍政雜
蹂舟車走集必有威望乃任彈壓必有智畧乃為保障
此其所長臣無一有況復支離抱疢頹墮孱軀千里長
城必致仰貽憂顧捫心揆已實不敢前若冒昧而行則
犯古聖之訓干清朝之誅臣欲望聖明鑒其激切之詞
知其必至於敗事寢免令來知鎮江府恩命賦之外祠

俾從休養他日儻未溘先朝露犬馬之報赴蹈之役臣不敢辭

謝除權戶部侍郎表

天府充員久無善狀地官擢貳忽拜誤恩敢懷持槖之榮實負褫鞶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中謝竊以道御權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迫下盡錙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陋況玆水旱相仍之後州縣竭力之餘知予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

計之士迺無面牆之憂伏念臣起自寒生僅存樸學彈
冠以仕蚤陪内署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詭七拜
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驛名之嚴游遷駕
行之遂綴班郎省列屬中臺方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
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閑於識路如蚉祇怯於負山志
廣才踈漫費朝昏之役心勤形瘁空慚歲月之遷了不
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瘝曠賜覲屢瞻於咫尺拜恩特異
於尋常忽被絲綸俾持荷槖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

之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鞭算有如淺陋將不勝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雞翹之選懇辭弗獲怵惕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睠言語侍從之列必惟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擢茲民部濫及微臣敢不念肥瘠之所關稽制度以為節朝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戶部侍郎表

恩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疎不才愚戇自守書生

謝除户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滿歲為真忽踈榮之誤及僥踰有靦懇避無從中謝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財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闕於泉貨而盈虛盡究於源流取予必知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旱之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吾瘠在於今日尤重得人如臣者徒有戇愚本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涉於險艱歷塊過都未必盡閑於道路顧以面牆之學曾

何心計之優躐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饑饉之臻收之桑榆莫補東隅之失譬之江海惟有漏卮之憂雖鞭算之可施悵錢流之無策茂聞兼足僅免乏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豈當言日月之功全荷君恩將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岀笥俾束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但虞三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初政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旨以義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陟明之典遂

容瘝曠亦冒寵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杪方仰承政事之修盡徹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駑力少答鴻私

辭免除戶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深切震驚竊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躐迹禁庭又無朝夕論思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予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懵然捫心愧甚恭遇陛下

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謬司邦計適當國家多事之際郡邑告歉之餘經常之數既蠲費出之供則倍急或重於貽害緩未免於乏興雖左支而右吾亦前跋而後疐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為也難徒叨歲月之遷竟蔑絲毫之補乃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匪同攝組秩高三品益峻官聯凡此僥逾必難稱塞伏望

皇帝陛下曲垂淵聽亟寢誤恩毋拘滿歲之真姑從反汗庶逭終朝之褫誓畢捐軀

謝除權户部尚書表

小司徒之職掌久懼罔功太常伯之攝承更叨異數委責彌重寵光益新中謝伏念臣殖學亡堪登朝有愧早荷阜陵之識擢館學備員更辱太上之甄收節麾屢試昨自神京之衆大載登民部之劇繁罄竭惷愚肅祗供億屬年饑之驟至方國用之未充區區心計之闊疏何施剸撥僅僅目前之酬應猶足支吾再越歲年之更了無毫髮之補譴已盈於百謫去何止於二宜忽承天寵之

其敢過形於矯拂俯循涯分實懼滿盈退念槧鉛曽微
潤色昔者猥叅於涉筆兹焉適會於成書事悉因人功
無可録忽拜出綸之寵驟膺陞秩之華太甚僥逾苦為
難稱儻眛牢辭之誼決貽煩嘖之羞伏望皇帝陛下俯
鑒忱誠收還誤寵豈特示明時詔爵謹持之意抑以追
愚臣貪榮隕越之憂

謝捄荒轉官表

郡邑上凶荒之報寬未賜誅國家酬安集之勲誤膺進

律撫衆僅蘇於萊色拜恩惟切於汗顏揆厥超踰孰為報
稱中謝 臣聞旱乾水溢雖古今代有之災政散民流繫師
帥不賢之過治有得失民為戚休仲舒稱長吏不明馴
致羣生之寡遂孝宣謂與我共此亦見庶民之舉安使
田家或棄於有年則刺史難逃於失職尚捐薄罰敢覬
殊遷伏念臣本以書生誤叨罷使八年在列三覲清光
兩歲為州一無勞績徒有壯行之志不辭了事之癡念
撫牧之既乖遂流行之致咎仰宵旰方勤於憂懼而謀

謨務極於哀矜發棠施推食之仁折劵下蠲租之令大
文仲勸分之術小周家散利之恩力軫窮民備殫荒政
臣仰承德意祇服訓詞幸容河内之便宜深戒有司之
莫告彼終歲雖勞於勤動而凶年獲免於死亡悉由大
德之孚何有小臣之力遽叨增秩俾逭黜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惟德動天視民若子罔息側身之懼常懐由
已之思憫茲旱暵之秊盡布涵濡之澤誠踰翦爪配成
湯克夏之仁政靡興師陋衛國討邢之舉夙縁眇迹僥

冒誤恩臣敢不益單厥心謹如始至自今歲其有兹幸及於小康投閒分之宜終莫酬於大造

謝覆按使轉官表

橋山肇役蔵閟共事之能勲府酬庸乃冒遷官之寵控免弗俞於至再光榮已極於倍千刺骨銘恩熏心懐懼中謝竊以爵賞用勸貴無濫予之名事功曰勞必有可書之績儻具位僅同於衆職施功莫竟於成終亦在討論俾加崇奬此聖主示曲成之徳在小臣忘冒受之慚既

為汗顏敢不稽首伏念臣曩由推擇濫被使令崇陵初肇於因山僊寢有嚴於卜兆羨封安壤偶更使於再行流壑秀巖實視成於初議甫求復命旋即歸休始既無用力之勞終蔑與告成之列忽十行之頒札晉三品以陞階雖避循牆莫回出綍自顧沈淪之陳迹更汙特異之殊榮惟甚僥踰曷為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思親篤孝逮下盡仁欲厲世之有權必使臣之以禮念其乏使曲憐簪屨之餘程彼功書不棄山林之賤雖云散吏

而頌主德誓殫宣布之勤叱馭而盡臣忠敢有馳驅之畏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再任四川制置使表

寵光過優震悸失措竊以進律之典朝廷所以旌有功因任之榮邦國所以詳已試既褒陞之惟允亦選任之咸精儻當黜而復遷或不能而後止人言弗恕臣責難逃伏念臣蒙國厚恩冒蜀重寄仰體一視同仁之德恪守中和俯徇羣蠻向化之誠務求安靖兩載徒勞於政

拙百為莫格於民貧凡可宣德意而廣上恩深欲策疲駑而効愚力竟成玩愒蔑著事功自從香火之緣亟被絲綸之詔益虞瘝曠忽拜晉除寳儲陛奎閣之班中命久師垣之任小人而負且乘寧無盜思奪之之招馮婦之攘下車必有士者笑之之辱況己躋榮於三級豈容末歳而再遷偶寛百謫之誅莫逭終朝之褫伏望皇帝陛下天心從欲聖度包荒惟賞以眡功恐終難於濫予雖譽有所試懼不及於前時畧反汗之小嫌畀祝鼇之

閤莫高直學士之班蜀閫帥權兹實古方伯之任豈特
地峻職優不勝忝竊深恐力小任重必負使令恍拜恩
綸如臨淵谷欲望皇帝陛下重籌邊之寄篤舉遠之仁
念謀帥為難儻擇能而改授則得人而治雖反汗以何
嫌既昭名器之公抑謹蕃宣之選所有恩命臣未敢祗
受

謝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到任表

坤維重寄謀帥獨高嫣閤新班疏恩併及累月而走川

陸涓日以見吏民具布寬條敢陳初奏中謝臣竊以惟蜀巨鎮厥令上游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邊之績勢連三輔孔明存流馬之規兵民内藉於撫綏疆埸外須於經理仰惟度德量能之始弄印實艱必有牧人馭衆之才出綸乃稱伏念臣學不足以通古事之變智不足以適時務之宜徒以樸忠累叨繁使虎符龍節更踐固多豹尾雞翹論思何補猥切身榮於曳履莫施心計於算鞭二千石以治民庶幾自詭三十國而有正昌敢冒居剡茲蜀

閫之嚴尤軫法宮之慮郡邑多而賦輿薄生齒衆而杼軸空乃以人微猥令任大非有寛顧憂之効得無負且乗之虞兹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包涵權尊總攬同仁一視未嘗邇泄而遠忘吏治考功靡間外輕而内重謂臣出入越二紀之久知臣典牧有一日之長魚佩奎文曲加臨遣龍光聖訓備極恩褒凡此叨踰難為稱塞臣敢不深謀固圉一意愛民覽八陣之形備究攘除之畧想二圖之畫益嚴險要之防勉繼前修擔殫報効

辭免賑濟有勞除徽猷閣學士表

恩榮遠暨驚懼交征伏念臣寒畯書生遭逢聖主十年繁劇何敢愛身萬里蕃宣不知為政方蜀郡有告饑之阨體朝家先惠遠之仁巡野之賙萬人悉遵王命荒政之聚十二徒竭心勞捐緡賑廩皆君父之恩捄菑恤貧豈臣子之力忽冒貪功之賞急疏進律之恩徽文高學士之班渙號示藩臣之寵循牆傴僂貢牘周章欲望皇帝陛下濬發離明曲回乾造鑒由衷之忱請特示至公

畧反汗之微嫵俾安愚分

謝救荒進徽猷閣學士表

十二荒政以聚民莫名坤維之和氣萬里自天而錫命蹴躋奎閣之崇班久虞司敗之誅乃冒涉明之典控辭弗獲登拜若驚中謝伏念臣猥自槀班誤分閫寄未寬殿角之顧忽慮溝中之危雖湯旱彌年孰測陰陽之潛運而堯民比屋恐傷天地之好生發粟散財蠲租析劵凡此扣閽而有請捷乎如響之答聲盡歸君父之恩但知

報上辱在守臣之職何敢言功急疏進律之文遠勵為
藩之志衮襃有耀氷薄增危玆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及
飛潛誠參化育沛然膏澤恐不被於一夫間者阻饑已
睍見於萬里爰軫宸衷之念咸知帝力之加拯諸塗炭
之中寘於南畝及此絲綸之下寖上西清臣敢不仰體
鴻私頫殫駑鈍訖無反汗增光參井之墟惟有亡身冀
遂江湖之請

東塘集卷十四